●生活札记●

邂 逅

□陶继亮

从北京回来多日,我的心仍难以平静,那场相遇,像雾像雨又像风,美得像一场梦。

今年3月21日,我有幸走进北京,走进了由《海外文摘》与《散文选刊》联合举办的“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现场。

上午8点30分,北京鸿翔大厦的会场庄重而热烈,灯光如春阳般柔和洒落。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陆续步入会场,并在作家签名栏上拍照留影。

从步入会场前门的那一刻,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第一排嘉宾席位:梁晓声、蒋建伟、白庚胜、刘庆邦、鲍尔吉·原野、阿成……看到梁晓声这个名字时,我热血涌动,心突突地跳跃起来,心想,我终于看到梁晓声了!我要与他合影!我要请他为我签名!于是落座以后,我紧紧盯着他的座位,生怕错过。

梁先生来了!短茬银发,面容慈祥,上穿橄榄色羽绒服,下着深灰色裤子,脚踏黑色皮鞋,步履稳健。先生落座后,有位作家同仁拿着笔记本上前请大师们签名。经过我身边时,我笑说:“签过了?给我看看。”看着看着,我不免觉得有点遗憾,心想,应该请大师题几个字呀!

此刻,主持人已上台,即将宣布会议开始。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乘机猫着腰直奔梁晓声。我激动又忐忑地低声问道:“梁老师,请您为我题个字好吗?80年代就拜读过您的作品,比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梁先生笑着反问我说:“我给你题什么字呢?”我一下愣住了,头脑一时空白,随即又恢复了清醒。我激动地说:“就签‘今夜有暴风雪’!这是您获奖的第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只见梁先生拿起水笔,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题字落款。笔迹刚劲有力,潇洒自如。

拿着梁先生签过字的笔记本,我的心如释重负。这个笔记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笔记本,而是属于我的千金不换的宝物。

四十年前,我虽是理科生,但也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那时候的文艺百家争鸣,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读了梁晓声的许多小说,他的沉思、睿智、豁达,早已刻在我的脑海里,融入了我的血液。

当年,梁晓声复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那里,一个北京姑娘焦丹走进了他的生活。梁晓声是个诚实的人,向她道出了自家的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有一个精神病哥哥,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庭负担是很重的。以往相亲的女孩一听这些就跑了,谁知焦丹却坚决要跟他在一起。她喜欢他的才华与善良,更看重他的责任与担当。于是在1982年5月,他们登记结婚了。

1984年,梁晓声中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相继获得全国大奖。单位为奖励梁晓声,为夫妻俩分配了筒子楼里一个13平方米的房子,厨房、卫生间与邻里共用。条件虽然简陋,但毕竟有自己的家了。婚后,焦丹全力支持丈夫写作,承包了所有家务,省吃俭用,接济公婆和下岗的小叔子、小姑子。这就是梁晓声,一个平民作家,一个充满人世间真情大爱的作家。

颁奖之前,主持人请梁先生上台为我们谈谈文学创作。梁老师从小说的创作细节娓娓道来,他说:“推动细节向前发展,就像投一枚硬币,不要关注它落在地上是正面还是反面,而是要关注这枚硬币如何向前滚动。”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他讲创作要做到几点:观,即观察,要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情;世,包括入世和出世;音,就是要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做到文字精准;菩萨,就是要有同情心、悲悯心,一个没有悲悯心的作者是写不到最后的,也是写不好的。比如《人世间》里郑娟的弟弟郑光明,就是源于他上学时路过太平胡同见过的一个少年,这少年从未见过太阳。这个少年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于是在写《人世间》的时候,他把这一少年“请进”了小说里,取名郑光明,才了却了他这一心愿。梁先生认为,写人不是描摹皮相,而是把灵魂的褶皱熨平、摊开,让读者看见自己心底未曾命名的痛与光。他的话,如春风化雨,刻进我的心里。

更让我动容的,是梁先生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颁奖后,一位来自内蒙古的11岁获奖少年从领奖台上匆匆下来。梁老师上前拦住了他,并把他拉到主席台,曲蹲着腿与少年合影。正如这位小作家回去后发表感慨文章说:“他蹲得很自然,好像这根本不是一件需要思考的事,他的眼睛和我平视,温和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和他完全平等的人;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只觉得我的眼睛忽然就热了。”

这个瞬间,让我看到了梁先生做人的底色,他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更是心怀善良、心存温暖的平民作家。

全体人员大合影后,在梁先生即将起身离开的时刻,我急忙跑过去,恭敬地问:“梁先生,能跟您合个影吗?”只见他停下脚步,笑容可掬。我赶紧靠前,亲切地搂住他,将四十年的喜爱与敬仰,全融入了这一瞬间。

这场邂逅,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文字奔赴。这场相遇让我懂得,最好的文字,永远扎根人世间,最好的作家,永远心怀温情。

●经纬行吟●

琅琊山赋

□周 晓

滁郡西南,层峦嵯峨;琅琊峻极,直入青冥。龙蟠淮甸,势蕴八纮之野;凤翥吴天,影蔽三楚之缨。峰吸灵气,遥饮斗牛之精;壑纳百溪,径通溟渤之瀛。昔晋元帝南巡,衣冠徙避,驻跸琅琊,临崖啸惊。指顾山川,固守南疆之险;名标故郡,常怀北顾之情。然胡马窥江,中原板荡;山河碎而悲风骤,战马嘶而铁甲铮。幸宋祖挥戈,王师南北;夜渡清流,定鼎天衡。今观其势:东引沧流,涛翻碧落千顷;西锁天柱,钥断荆襄之城;南襟江浦,千帆竞浪;北枕中原,万骑连营。岁山月水,岂非天成?

若夫明祖起于草莽,避兵幽行。饥餐野蕨,残槥断戟;渴掬浊泉,兜鍪封冰。后驱蒙元,乃复汉祚;狼烟尽销,山河承平。临山感旧,怆然书云:“昔卧乱石,梦逐流霭;今握乾纲,反羡樵丁。”昔宋祖破阵,策马拥旌;笑点雄关:“天险虽横,岂碍鲲鹏?”英雄霸业,终归松鹤;一统之欢,长萦涧听。

至若永叔谪守,竹沁雅筝。立醉翁之意,引流觞于曲水;撰丰乐之文,偕黎庶以梅庭。野芳发而幽馥,佳木秀乎垂青。乐民乐契濠梁;醉非醉融空明。阳明讲学,笑指山英:“汝与吾意,同归此贞!”儒门格物,竟通禅机妙悟;心无外物,方明大道希声。梵钟虚磬,遥和松涛之韵;墨碣残碑,暗生苔痕之荣。纵观琅琊之秀,三教同辉,九流共生;常思沧桑之变,鸿泥白驹,星晦复更。岁沉如山,月逝若川;天行有常,道蕴无形。

观夫春潮带雨,雪山初醒;夭桃含烟,乳燕穿檐。童子折杨,笛惊凌空之鸢;田翁荷锄,禾染芳洲之阡。夏日炎蒸,欢倾雅舍;浪逐飞鹭,歌彻云巅。秋霜凛冽,夜雨洗桂之妍;雁阵参差,寒蝉动客之怜。似世路之萦纡兮,若离矢之孤弦。至若雪锁柴扉,舟眠野渡;夜钓西涧,月浸寒渊。清明散烟,离愁入岫;元夕社火,笑语盈轩。忆昔奠枕楼前,钟鼓晨昏;浪涌云浮,车行马喧。幼安夜叹,青锋鸣匣其志切;梦怀忧国,丹心荐鼎其魂牵。欧阳子叹:“乐民之乐,人不知吾之悦。”或问其味:“沧浪濯缨,皎月涤莲;王孙终幻,孤灯始元。”今乃彻悟:国泰民安,是为初心;百姓饮啄,乃为至味;高堂康寿,即为神仙!

余常独立天门,目极千里,万籁和鸣。云涛翻涌,恍见螭龙腾霄;雷霆撼岳,惊观霞彩凝晶。俄而孤鸿没影,素练垂溟。忆昔黄口之时,棠棣和馨,慈母采茗;竹篓盈碧之处,鬓簪山菁。严父授业,西窗烛影;手持书卷,细论废兴。今四海升平,仓廪礼乐;蓼莪空诵,菊祭泉羹。携妻女北望,诵曰:“潮涨汐落,日沐春樱。”忽闻除夕,笙箫动地;烟花漫天,击壤声泓!方潸然泪下,残曛染亭;倦鸟投林,暮云千层。

山河孕灵,毓此琅琊;乱世锋镝,终化澄波。丰山乐民,政通人和;椿萱之恩,山海无隔。少年豪情,何惧蹉跎?万里江山,处处乡柯!

《老屋的春天》 黄玉才摄

●阡陌流年●

茶香飘过

□江永群

时间像一缕轻烟,悄悄掠过指尖。天命之年,我搬进了新居。在整理旧物时,一只尘封多年的紫砂茶壶从纸箱深处探出头来。壶身温润,线条柔和,仿佛仍带着宜兴的晨雾。我拂去灰尘,把它摆到新家的茶几上。那一刻,像把一段被搁置的往昔重新摆进生活。

我向来不嗜茶。可搬来后的第一个清晨,竟鬼使神差地烧了一壶水,捏一撮黄山毛峰撒进壶里。热气氤氲,我坐在藤椅上,看白雾盘旋,忽然看见父亲。

儿时,父亲总在黎明前起身。铝壶咕噜咕噜,收音机沙沙作响,像雾一样漫过全屋。我们揉着眼睛跑进堂屋,他已端坐藤椅,手边一盏青瓷小杯,几枚桃酥、几块饼干排成月牙。他啜一口茶,抬眼冲我们笑,晨光落在他的睫毛上,像碎金。那时我们只觉得那画面太奢侈,穷人家的孩子哪敢在清晨“浪费”时间?后来才知,父亲出身江南茶乡,祖上有众多的产业,茶庄是产业之一,喝茶是写进骨血里的仪式。

父亲常说,茶里有“清醒药”,提神、消食、通窍。“蒙古人拿马换茶,汉人拿茶换太平,一条茶马古道把草原与江南缝在一起。”他说这些时,手指轻叩桌面,像在敲一段看不见的鼓点。我那时只惦记桌上的桃酥。

如今我端起茶盏,茶汤碧绿,倒映出自己两鬓的霜。父亲离开已十余年,可他的影子仍在雾气里抽烟、眯眼、微笑。我学着他的样子啜一小口,苦涩先至,继而回甘,像一条隐秘的小径,把过去与现在悄悄接通。

其实家里从不缺茶。母亲每年托老家寄来新茶,我却任它们在橱柜深处褪尽香气,宁可抱起大号玻璃杯,咕咚咕咚灌凉白开。朋友相聚时,看他们烫壶、温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我只觉得繁琐,像看一场与我无关的默剧。茶过三巡,我仍没记住滋味。

直到此刻,在这间崭新的客厅里,旧壶泡新茶,猴菇饼干与闲趣饼干并排躺在青花瓷碟里——父亲当年的“配角”原封不动地复现。我忽然懂了:喝茶从来不是仪式,而是一种回声。茶汤里映出的不是茶叶,而是所有喝过它的人。

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那些年,随身带一只玻璃杯,杯外边套一个塑料网。下乡送书时,司机们远远招手:“老江,来,前排!”有人夺过他的杯子咕咚一口,再递回来时,杯沿沾着汽油味。父亲不恼,反而笑出一脸褶子。那时明光人没有带杯子的习惯,他却坚持“人走到哪里,茶就到哪里”。茶杯成了他的通行证,也成了他和世界握手的方式。

如今,我每天早上烧一壶水,等水沸的间隙,把茶叶倒进手心,像父亲当年那样轻轻掂量。一个月过去,竟喝完一整盒。茶汤渐浅,心事渐浓。我仍未参透“岩韵”“喉吻润”那些玄妙的词,但我知道,当热气再次升起,父亲会坐在对面,用他特有的姿势端起杯子,向我举一举,像一段无声的问候。

茶香飘过,飘过三十年光阴,飘过江南与塞北,最终落在新家的茶几上。它不再只是一片叶子,而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父亲、我,以及所有被时间冲散的日子,重新缝在一起。

●诗韵潮声●

你在文字中

(外三首)

□何圣勇

清晨
终究没有把阳光
找回
墓园里
躺着的尽是遗憾
人们,为了
看的更清楚
总是,努力地走近
试图
在他们书写的文字里
辨别自己

蒋庄的山
留不住春天
这些
已经不再重要
你看,死的末笔
对应的
恰是,生的起笔

风声

我仅仅是路过
大片的雪
飘落
她们是我未说尽的表白
年轻的候鸟
不知道什么是白头
等来了雪
孤单有了具体的形状

请允许我
做一次短暂的停留
听满山的风声
把一个不算衰老的男人
刮得
面目全非

春风旧雨

柳条荡开春风
我能猜想到
雨还要下一些时日
铃声
来自笔峰塔的飞檐
没有一丝感情
一声有,一声无

忽然。想起
那年秋分
我的手掌还攥着你的余温
一不小心
忽地笑
就开满了山坡

后山记

后山
会记得所有
开过的花
吹过的风
会记得
所有路人的名字

春天敞开衣裳
我在等
等黄昏的来临
落日
揉碎雨滴
弱水三千
而我
只记得你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